

序本

Raymond Aron

Mémoires

édition intégrale inédite

我相信，我已经说出了基本事实。

雷蒙·阿隆回忆录

【下】

增订本

〔法〕雷蒙·阿隆 著

杨祖功 王 魁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增订本

Raymond Aron

Mémoires 雷蒙·阿隆回忆录

édition intégrale inédite

【下】

〔法〕雷蒙·阿隆 著

杨祖功 王 甦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雷蒙·阿隆回忆录:全2册/(法)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著;杨祖功,王甦译.--增订本.--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7

书名原文:Mémoires: édition intégrale inédite

ISBN 978-7-5097-9589-7

I. ①雷… II. ①雷… ②杨… ③王… III. ①雷蒙·
阿隆(Raymond Aron, 1905—1983)—回忆录 IV.
①K835.6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6654号

雷蒙·阿隆回忆录(增订本)(上、下)

著 者/[法]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译 者/杨祖功 王 甦

出 版 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董风云 段其刚

责任编辑/段其刚 甘欢欢

出 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 张:38 字 数:882千字

版 次/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7-9589-7

著作权合同
/图字01-2012-8029号

登 记 号

定 价/168.00元(上、下)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上 册

序言 雷蒙·阿隆和普世史的时代	0001
增订本出版说明	0029
前言 雷蒙·阿隆和他的《回忆录》	0030

第一部 政治教育 (1905 ~ 1939)

第一章 父亲的遗嘱	0003
第二章 学习与友谊	0030
第三章 发现德国	0066
第四章 在拉丁区中心	0110
第五章 灰心丧气或幸灾乐祸.....	0147
第六章 浩劫之路	0187

第二部 政治愿望 (1939 ~ 1955)

第七章 战争	0229
第八章 没有抒情的幻想	0277

第九章 记者和活动家	0313
第十章 瓜分欧洲	0355
第十一章 20 世纪的战争	0402
第十二章 “知识分子的鸦片”	0435

第三部 祸患之中的教师（1955 ~ 1969）

第十三章 返回古老的巴黎大学	0477
第十四章 阿尔及利亚的悲剧	0506

下 册

第十五章 工业社会	0561
第十六章 将军的宏伟计划	0595
第十七章 和平与战争	0641
第十八章 “他没有理解我们” 或 1968 年 5 月	0667
第十九章 “自信与统治者”	0707

第四部 当官的年代（1969 ~ 1977）

第二十章 从皮埃尔·布里松到罗贝尔·埃尔桑	0753
第二十一章 后戴高乐主义	0789
第二十二章 论意识形态批判	0823
第二十三章 亨利·基辛格与美国霸权的终结	0866
第二十四章 论历史评论	0902
第二十五章 西方的衰落	0938

第五部 死缓阶段 (1977 ~ 1982)

第二十六章 心肌梗死	0969
第二十七章 在《快报》周刊	0980
第二十八章 社会主义插曲	0994
第二十九章 受到考验的人权：卡特总统和中东冲突 ...	1015
第三十章 走向苏联霸权主义？	1027
第三十一章 一代人的结束	1037
结束语	1084
作者书目提要	1118
索 引	1126
增订本译后絮语	1141
译后记 (1992 年版)	1144

第十五章 工业社会

从 1955 年到 1956 年，我在巴黎大学授课，以“工业社会” 511 为题。我在德国图宾根执教时也曾以此为课题，但比较简略。

我在几年以前便有这个想法，其实就是在战争刚结束的时候。统治阶级的理论和社会阶级的理论相反而又相似，叫我非常吃惊。意大利的法西斯很喜欢引用莫斯卡－帕累托的统治阶级观，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只知道社会阶级。马克思主义者混淆了统治阶级与在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而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政权，便不再代表工人阶级，而代表一个统治阶级，一个消灭了旧的统治阶级而登上前台的统治阶级。

当然，苏联的革命跟法西斯主义不一样，甚至跟国家社会主义也不一样，因为它在工农业方面，打乱了生产关系，消灭了工厂的业主，然后通过农业集体化，消灭了地主。然而，这个秉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并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预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按照帕累托悲观的学说，造就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于是，帕累托学派便轻而易举地根据他们自己的方案来解释布尔什维克的壮举。而马克思主义者也从自身的角度，根据自己的方案来解释法西斯主义，认为它是假革命，因为它并没有打乱生产关系，而仅仅是“金钱势力”派了另外一些人来管理国家，通过另外一种形式的政府来行使他们的治理权。

我从 1940 年代起就着手写一部书，此书将对照马克思和 512 帕累托两家的学说，比较分析 20 世纪的革命运动，包括右派

的革命、左派的革命、法西斯和共产党。几百页手稿还在书架上睡大觉。我结束在图宾根大学的授课后回到巴黎大学，便着手宣扬工业社会这一概念。

我在这个计划里仍然要提出几种想法。我跟其他一些人一样，都为科林·克拉克的《经济进步的条件》所触动。不管是苏联的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只消算一算国民收入，便可以肯定国民经济都顺着一条线上升。一切现代经济，不管政体多么不同，主义多么不同，大家都有一些共同之处，特别是经济增长的潜力。苏联通过五年计划，展示了国民增产率的辉煌成就，可以说是向西方发出了挑战。苏联要的是用行动证明自己制度的优越性。苏联国民增产迅猛，劳动生产率直线上升，都胜过资本主义国家。

我在法国看到让·富拉斯蒂埃笔下的经济增长论。这门理论本身——也许说得谦虚一些，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工业社会的概念。东欧和西欧一样，经济增长的标志是：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还有其他标志，即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以很正当，很有必要来分析现代经济的共同点，而苏联的模式也罢，西方的模式也罢，又都各具源于历史的特点。经济扩张都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千百年来，盛衰沧桑，循环不息，却又仿佛遵循一条规律，至少该说经济扩张是缓慢的。

三门课程7年后变成了《工业社会十八讲》《阶级斗争》《民主制与极权主义》^①，包括十多年光景里紫环不息、耿耿于

① 还有第四门，是讲第三世界国家的。我觉得不值得发表，只保存了打字稿。

怀的许多问题，诸如欧洲两个方面经济与社会的对比、经济增长体制与方式的多样性、经济增长的不同时期、随经济增长体制与时期之不同而不同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的相对独立性、政治制度对于生活方式和阶级关系的影响，诸如此类。 513

这几本书里的看法大都经过详细研究，或者引起一些详细的研究，其价值并不在于看法本身。我可不敢做什么概述让读者讨厌，倒不如只说一说三门课程的主导思想。

我们先讲讲工业社会这个概念。大家知道，说法来自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19世纪初，爱搞历史和哲学的人，特别是搞历史的，正走红运，都想知道法国大革命以后出世的社会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特点。圣西门和他的同道都解释为这是新时代到来了，而且风行全欧，影响久远。从此，工业化便成了现代社会的特点，是一种劳动和生产体制。工业化的管理者、银行家、工程师成了领导阶级。法官、公职人员、外交官、军人不算寄生虫，也不能算不可缺少的人才。奥古斯特·孔德继承圣西门派，提出完整的体系。工业社会模式与过去的军事模式相反，开发自然资源代替了依靠侵略与掳掠发财。和平劳动在过渡阶段结束以后便将代替战争，从而结束神学与军事时代的传统。

尽管马克思常用一些黑格尔的语言，但把马克思说成是圣西门的后人，倒也不见得全无道理。马克思也提出，公民社会作为实质性现实，等于工业社会，国家不过是公民社会的体现。公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名叫阶级斗争，乃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但跟圣西门的学说一样，正是工业体系成了整个集体的躯体或结构。只有彻底改变工业体制，才能完成真正的革命。那就不再是什么暴烈或不暴烈的危机了，过去这种危机，只不 514

过牵涉到掌握或行使国家权力的一些人罢了。

由于环境的推动，我重新提出了工业社会这个概念。当然，苏联人把自己的社会叫作社会主义社会，把西方社会叫作资本主义社会，然而这样的反衬对比是建立在一个公设上面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定义或特性，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类别，在于提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在于管理的方式是计划还是市场。将国家所有制与私人所有制对立起来有没有道理姑且不谈，把所谓社会主义经济的工业体系与所谓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体系彼此比较比较，我看也是有道理的。工业社会的概念，正是这部比较研究的作品用作指导思想或用来做出结论的。

“工业社会”一词虽然已经用得很普遍，但是这一概念本身还有争议。我上课时用它是如此，日常谈话中用它也是如此。所以应当说清楚工业社会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既存在于所谓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也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之中。只有给工业社会下了定义，才能说明该不该引用这个概念。

我用生产单位来下定义。在一个社会内，大企业作为劳动组织的特定形式，这个社会便是工业社会。由于这些企业的性质，家庭与劳动地点（即劳动单位）彼此分开了。企业引进了劳动分工，虽然不是什么全新的模式，但程度大大加深了。传统的分工是职工担任不同的工作，而现在又加上劳动的技术分工。企业必须累积一定的资本，不然没法竞争。组织与竞争必然引出经济核算。企业发展势必集中工人，而工人的集中几乎不可避免地引起劳资之间的紧张关系，于是有了工会，职工
515 凭仗人数众多，能与企业领导谈判。

任何经济制度都得完成某些任务，如因工作而异地分配集体资源、处理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我在上文举出了工业社会的

五种性质，用于为之下定义，暂时撇开了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大标志，即生产资料所有制与依靠计划或依靠市场来处理企业之间的关系。

历史学家追述了他们所谓工业革命经历的几个主要阶段；而 19 世纪初叶的社会学家则置身于时势之上。我本人是追随奥古斯特·孔德的路线的，而且常常支持科学用于生产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因为这是我们时代的特征。然而，我在第五讲里并没有强调科学与生产的关系，因为谈企业、谈集中、谈合理核算的时候，这已经不言而喻。我在很多场合，强调了工业精神的主导地位。现在人们已经把钢铁、汽车等大体上生产制成品的行业叫作第二产业，而工业精神并不仅仅在第二产业中表现出来。奥古斯特·孔德早就预见到，农业也将同狭义的工业一样实现工业化。

苏联人则用烧红了的炮弹轰击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本身，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概念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马克思本人会不会反对比较分析的原则呢？谁也不敢断言。事实上，马克思曾在一篇大名鼎鼎的文章中^①提出，英国的前途具有典范的价值。而他在其他作品中却反而提出，资本主义过程本身就全人类而言是无法避免的，但可能按资本主义前期社会的多样性而采取不同的形式。不仅如此，所谓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不怎么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比较苏美两方相等的发展阶段，比较人均生产的方面，比较各产业部门劳力分配的方面，倒似乎并不见得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苏联人却不用这副耳朵来听这些话。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 516

① 《资本论》序言。

义相提并论，或者把二者归入一种类型，那简直是对马克思犯下弥天大罪。理所当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一定要掘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沟。两种制度若能放在一块板上看，各有各的优缺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能克服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把人类带到历史前期的末尾，尽管今天苏联的社会主义还带领着一队工业国家，在美国的背后穷追猛赶。

《工业社会十八讲》是在1955年和1956年讲授的，到了1962年方才在弗朗索瓦·艾尔伐尔主编的“思想”丛书中出版。巴黎大学打印的讲义，直录我讲的话，没有经过审阅，或者几乎没有经过审阅，已经卖掉好几千份。^① 我不肯直接把这些讲义出版成书，认为这不过是雏形。真正的著作应该同时从历史与理论两个角度来研究两个主题：苏维埃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与帕累托。“思想”丛书的问世解决了问题，但我仍认为是暂时的，因为在廉价的丛书里发表的讲义，仍旧可以加工成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真正著作。

这种事情一向如此：意外的成就往往出于偶然，所谓时势造英雄是也。匈牙利发生革命，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许多共产党人失望之余，退党如潮，行吟泽畔，追求一门可以替换的主义。我的《工业社会十八讲》一书恰好应景问世，解忧惶，息烦恼，并不能启发什么信念，或者纵观什么全景，但总可以把我们这个既一致又离析的世界照得清楚一些。事情却大大出于我的意料，至今居然还能遇见一些大知识分子，有时候遇见一些学者，告诉我说，这本小册子，这本近乎通俗读物的小册子，对他们有了大用场，教诲了他们。

① 我在巴黎大学用的讲义，由小女多米尼克·施纳佩尔修改了一遍。

第二门课程，从科学上讲，我认为是三门中最好的一门（大部分内行读者都同意我的看法）。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这门课程分析了生产关系。如果用中立的词汇，那就是分析了社会阶级。这门课给一个主要问题提供了答案，这个问题就是：在西方式的工业社会里，在苏联式的社会里，阶级斗争分别意味着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搞清无穷尽的阶级论。任何现代工业社会都很复杂。所以一眼就看得出来，成百万的男男女女在劳动中各有各的工作，有的在工厂，有的在田地，有的在店铺，有的在行政机关。他们中间绝大部分人都拿工资。正因为国民生产不断发展，这种人才越来越占多数。换言之，他们都在企业里，按等级组织起来。在今天的法国，83%以上的劳动者都拿工资。结果是区分社会的标准十分繁多。有体力劳动，有非体力劳动，有拿工资的，有不拿工资的，有企业主（或者管理人员），有雇佣人员，有工人，有农民，如此等等……在各种类别里面，大多数观察者主要想的是生产资料的业主或经理为一方，无产者为另一方。无产者拿工资，用不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从事劳动。^①

雇员和雇主之间展开或强或弱的对抗，实际上是分配企业收入或剩余价值的问题。总的来说，为了分配国民收入而进行或隐或显的斗争，搅动着西方式的工业社会。雇员和雇主之间的斗争（现在雇主就是国家），乍一看很像是马克思想象的阶级斗争，其实是另一码事。

① 今天的社会学家比较喜欢做三分法：高等阶级或统治阶级、中等阶级、下等阶级。

各种社会团体为了分配国民收入而明争暗斗，若要成为真正的阶级斗争，必定具备两项条件：首先，工薪阶级或无产阶级要有阶级意识，其次，他们的要求必定不局限于对他们的物质与精神条件的改善。用直率的话描绘这两个条件就是：工人能不能意识到，自己形成了一个与这一社会内的其他集体截然不同的集体？这种区别于众的意识（或者说是自身的本色）是否含有对其他集体的敌意？或者对整个社会抱有敌意？工人们是否不爱祖国？反正，这个阶级由于成员的意识而成了现实，那么它是否有造反的决心？是否反对的不是现行制度的各种现象，而是政体本身？

在任何西方型的社会里，为分配国民生产而进行阶级斗争成为正常的前提。工会的普遍化引起了混乱的抗议和要求。雇佣人员与雇主间纵向的碰撞，还有不同部门生产者相互间横向的冲突，这种阶级斗争浮在现代民主制的表面，在东欧社会里是看不见的。不是说苏联式的社会已经和合一致达到了这种程度，利害冲突已经销声匿迹，而是说那里的政治社会制度本身提供了这种表面上的和合一致。压力集团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至少已经不再合法地存在了。工会不去表达工人的要求，而把工人群众框起来。浇上芥末蛋黄汁的社会主义，的确消灭了这种阶级斗争，倒不是由于和衷共济，而是由于压制各种团体本身不得不学金人缄口。至于雇佣人员与雇主之间纵向的阶级斗争，也被政权与主义掐死了。在东欧，罢工等于叛逆，因为罢工在那里是禁止的（只有波兰算例外）。这说明了一个平凡的真理：国家拥有企业的产业权和管理权，并不足以消除工人与领导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苏联式的社会里，纵向的阶级斗争在表面上消失，并非由于和衷共济或阶级消亡，而是由于国家的

威力无比，由于废除了自由，特别是废除了结社的自由。波兰团结工会崛起，把所谓无阶级社会的隐情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第二门课程的主导思想也许是比较不平凡的思想，就是把 519
社会结构与政体联系起来。这个想法是在研究马克思－帕累托学说时引申出来的。只要阶级斗争关系到阶级意识和阶级组织，一切便取决于国家与法制：阶级斗争能不能出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阶级斗争能不能存在？苏联工人大概也会分什么“咱们”“他们”，因为领导和特权分子的生活与工人不同，并且还要管工人的劳动。然而，由于既没有新闻自由，又没有结社自由，无产者没法从各自的身份感过渡到对立的意识、要求的意识或者造反的意识。

当然，“咱们”对“他们”的想法，关系很大。在西方社会里，“他们”是东家老板、企业主，被认作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尽管在法律上也是领工资的人。如果苏联的制度实现了自己的理想，那么，“他们”便将从本质上区别于西方的企业主或东家老板。然而，一切都表明，事情完全不是这样。苏联的领导者在工人心目中就是企业主，就是特权分子，但又与西方的老板不一样，苏联的企业主并不脱离政权、国家和党。他们身在特权阶层，同工人的距离不见得小于法国工人与雷诺汽车厂老板或液化气公司老板之间的距离。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解释苏联的制度。私人、法人、有骨有肉的老板、匿名股东公司，都在苏联失掉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是所有权并没有落到工人手里，除非象征性地说是通过党落入工人之手。因为党就是工人，工人就是党。国家也在党的掌握之中，几乎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独自掌握着生产资料。党和国家的官僚机器“剥削”

劳动者，一如往日的私人老板。但是做如此解释可能叫人联想到，国家不一定总是体现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然而，在这里，确实是国家，或者说得更恰当一点，是国家中掌握政权的少数人，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520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说明了帕累托学派关于领导阶级与革命的概念。少数人武装夺得政权，或者——比较罕见——用准合法的程序按自己的主义重新组织社会。法西斯革命别无二致，基本上，在关于取得政权的阶段上别无二致。新贵坐稳了宝座，接下来践行的理念却不一样。不用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痛恨莫斯卡 - 帕累托关于领导阶级的学说，一如他们拒绝工业社会这一概念本身。马克思列宁主义体制在信徒们看来，绝不成为一种一类的东西，或一种模式，而只能是历史的最终成就，人类的唯一功业。事实确是如此，只不过是在黑暗的王国里罢了。

根据国家由少数人主宰这一条来比较各种体制，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犯大不敬的弥天大罪。因为这样一来，一党专政的体制便会降为各种体制中的一种，就会取消它的绝对独创性，就会叫它跟其他一切体制落个平起平坐，同时揭示出各种体制的本来面目。马克思和帕累托的综合，并没有太大困难。任何现代的工业化社会都有领导阶层，我的意思是说少数人占领了战略要津，影响着别人的思想和社会的管理。在领导阶层中，我可以列举出生产力的业主或管理人员、狭义的政治阶级、高干、群众的带头人（职工会的头头、群众性党派的头头）、知识分子、教会权贵、军队领袖。在共产主义体制中，党内人物自认为既是政治阶级，又是国民经济的管理人，也是世俗宗教的教士。换句话说，他们想一手抓住世俗权和神权，

一手行使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东欧国家还有一种多党制，主要在波兰和匈牙利，而且这种多党制或多元论还在逐渐形成。相反，在苏联，党的统治维持如故，没有什么察觉得出的改变。

在西方式的体制中，不同的领导阶层并不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政党。各国各有各的情况。管理生产资料的人与群众的带头人，相互之间的矛盾强弱因国而异。同样，管理生产资料的人与政治阶级之间的亲密程度，也是因国而异的。在激进党主持共和国的时代，政治人物与工业家和银行家来路不同，并不属于同一社会阶层。1981年以前，第五共和国的政治阶级同高级行政机关没有什么区别，而高级行政机关又同经济方面的领导人物没有什么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领导阶层倾向于——用通俗的话来说——联合起来，成为一个领导阶级。各个领导阶层由于出身相同、经常协作，意识到了他们自己的身份，意识到了共同利益。他们鼓动群众的领头人独立自主，加上宪法的条款，群众的个人自由权得到了保障。 521

把一党制或多党制作为分类的标准确有争辩的余地，但在在我看来，目前还是说得通的。组织合法竞争，行使政权，确是现代民主的现实。现代民主不仅要求多党，而且要求获胜的党事先便容忍自己在下一次选举中失败。此外还要求暂时执政的党依照宪法行使政权，同时必须尊重普通的法律。这就是为什么我用一个不规范的词来称呼西方式的体制，我把它叫作“宪政多党制”，与之相对立的是各种一党制，其中苏联体制是最完美的代表形式，即一党包办世俗的最高权力、宗教的最高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最高权力。

不少政体既非宪政多党制，又不是极权一党制。但是，我在工业社会的政治制度理论中举出反对派作为问题的中心，这